

傳說篇

地方傳說

戲唱到天明

有一年，七月中元節，大眾爺廟演戲，剛好潮水來，魷荷魚很多，晚上「牽晚流」，男人都到海邊牽罟去了，只有老人、女人和小孩在家。

戲演到傍晚，大眾爺指示，戲不可停，

要演到天亮，連問幾次，都是同樣一個答案，大眾爺的態度很堅決，又指示，晚上如有人敲門，不可應門。

大夥不明緣由，只好照著話做，戲班整晚敲鑼打鼓，唱到天明，庄頭上燈火亮著，台下人影走動，直到男人們從海邊回來。

第二天，消息傳來，昨天夜裡，生番大舉出草，猴猴（如今的龍德里）有一個竹圍，被生番圍住，殺害不少人。

村民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大眾爺不讓戲停下來，是為了製造假象，讓生番以為整庄的人都還沒睡，不敢冒然來攻，才會轉移目標，到猴猴庄去殺人。

不久，從「番割」的口中得知，當天大眾爺還派出兵將，穿青衣、白衣，在半路攔截生番，兵將英勇，銳不可當，番人不敢進村頭。

從此以後，大眾爺廟演戲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，就是演到一半，即請示大眾爺，要演到什麼時候，沒有得到允許，戲不可停，直演到天亮。

（陳文淵的父親陳水旺、蘇長興的祖父蘇文宗口傳）



↑ 大眾爺廟七月唱戲 蘇長興提供



滿仔反

「滿仔反」，庄裡人，一部份逃走。

陳文通的祖父陳愨番，就逃到壯圍鄉的過嶺一帶去避禍，有一陣子才回來。

如今想起來，「滿仔反」，應是集體反抗滿清統治的意思，頂寮人可能曾經參與反抗清廷統治行動，或與噶瑪蘭營的清軍對抗，事敗被迫逃亡。

祖父逃亡後，與家人音訊不通，生活更是困苦；陳文通今年七十七歲，祖父陳愨番參加了「滿仔反」事件，距今應該有一百三、四十年。

（陳文通 鐘秀和 林焯樹講述）

編者按：

「滿仔反」這個名詞，在採訪蘇澳市區、馬賽、港口、頂寮、龍德，甚至南方澳等地，在耆老的口述歷史中，經常被提起，引起筆者好奇。

但史書上，似乎沒有這段記載，深入民間探索，聽到的，不是牽扯出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的軼事，就是與元朝末年，中秋夜吃月餅起義一事畫上等號，並不可信。

陳愨番生於明治四年十月，即清同治十年，距今一三二二年，比馬關係約早了二十四年。



← 茅草屋前合家歡
蘇德政提供

事出必有因，無風不起浪，耆老多次提起這段祖先口傳的往事，透些蹊蹺，頂寮人陳愍番，因「滿仔反」走避過嶺，是這件往事較為具體的陳述。

儘管缺乏頭緒，但傳說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要移墾的先民養兵，按戶供給，有說一戶養一個，有說三戶養一個，因清軍多來自大陸內地，而蘇澳多風多雨，兵士水土不服，病死不少，遭受懲處的人也就不少，由此激起義憤，連合起來殺兵。

不過，這大概也是耆老的猜測而已，史籍上未見噶瑪蘭廳有強制平民養兵的規定，也沒有頂寮或新馬人因此殺害清軍起義的記錄。

只是噶瑪蘭營的軍餉發放，與台灣其它各營不同，不是向福建省布政司請領，而是由噶瑪蘭廳額徵餘租項下支給，也就是向墾民徵稅養兵，當時，是引起許多人不滿。

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），因設置軍工料館，激起民衆抗官的林永（泳）春事件，參加者不少，驚動艋舺營遊擊率兵趕來支援，只是年代上，與傳說中的「滿仔反」，相差了五、六十年。

之後，道光十年（一八三〇）的挑夫結幫械鬥事件，通判薩廉督同都司武攀查辦，會淡水同知搜捕，兩幫挑夫都逃入山區躲藏，清軍入山大舉追緝「夫匪」；事情經過看起來不太像。

↓ 陳阿快與陳游番婆聊天 陳呈祥提供



↑ 訂婚長輩行「點蠟燭」禮 陳金來提供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八月十四日，吳碇聚衆反叛，通判董正官率都司劉紹春搜剿，因兵力薄弱，不敵，吳碇攻入噶瑪蘭廳城，殺害通判董正官，驚動朝廷，艋舺參將黃進平、北路副將曾玉明率兵趕來，羅東東巡檢沈樹正全力反攻，收復廳城；翌年二月廿七日吳碇被捕，歷時半年多。



一八五〇年太平軍起義，各地會黨響應，民心浮動，內地軍情吃緊，應撥給台灣的兵餉遲遲未到，又向噶瑪蘭廳調用一萬五千洋銀，為籌軍需，只好向士紳勸捐糧米，加緊稅賦，激起了新的內亂。

從年代看，吳碓事件距今一百五十年，而且與稅課有關，與「滿仔反」扯上干係，是有點可能的，卻與陳憨番逃亡的時間不合。

從此，「以本地之捐項，作本地之軍需，以本地之義勇，捕本地之盜賊」，成為政策；隘丁錢，也由墾民分攤，從傳說中的「養兵」分析，隘丁錢的分攤引起爭執，很有可能。

至於勇兵，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九月五日，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到任，當時宜蘭防勇由總兵翦炳南統帶楚軍一營，士勇一營，駐防宜蘭、蘇澳海口一帶。

翦炳南的兵到蘇澳，距今一一八年，年代似乎更接近些，新城溪出海口附近的舊頂寮一帶，是否有勇兵駐守，為了課稅收租或行為摩擦，引起反抗，有待查考。

↓ 舊頂寮的雜貨店 張金純提供



番仔殺大箍某

相傳，「大箍某」和南澳的原住民有生意往來，但生意沒誠信，有心欺騙，引起原住民的不滿。

一年，地方演戲，番割暗通原住民，戲演完後，躲藏在附近的原住民，一地跟隨在後，大箍某沒有發覺，和往常一樣閃進家門。

天色太暗，原住民一時沒看清楚，認不清大箍某到底住那一家，第二天早上，村民發現，隔壁一家被人殺光。

顯然，隔壁人家是遭到誤殺了，但大箍某已嚇得不敢再住下去，不知搬到那裡。

（陳坤焰 楊戊寅、林次郎講述）